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胄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遥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

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從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
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
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
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字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髙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榮字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進牾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

御史大夫魏相〇宋祁曰浙本無及字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閒讀曰閑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宋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劉奉世

曰顔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劉攽說同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師古曰寖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息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宋祁曰乎一作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

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賕殺人及犯

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宋祁曰注末也當刪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令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〇宋祁曰壹或作一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于具反○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令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戸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戸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令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

賦而軍用給令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

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師古曰貣音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

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攽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

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

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勲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

音悌○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常約為兄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師古曰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

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〇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〇劉攽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

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曰右上也）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

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師古曰愆古愆字後言謂自中理望之既左遷而黄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威四海之外皆整齊（）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宋祁曰如就作加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

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木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禄勲堪為光禄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仄古側字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

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皐澤朋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皐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田曰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竢古俟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蓧竹器也音徒釣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

為爲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頋竭區區底厲鋒鍔師古曰鋒刃端也鍔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脃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師古曰蟜音巨遙反字或作僑以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埶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令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恭顯因使高宋祁曰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因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

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 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 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訴之也 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

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〇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茍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

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令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登見反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職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恣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宋祁曰注文恣字越本作怒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〇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〇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為字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

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畤令遷淮陽泗水内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

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暱亡間師古

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閒隙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顔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南按名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凌稚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古注恐未必然臣召南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以官爵介意

以鄠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顔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絶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删行字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

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

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師古曰鄯音善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興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劉攽曰此馬名曰象龍也）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反○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

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奉世輙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反○宋祁曰注文彡字下當有音字詔召丞相韋玄成

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庭○宋祁曰庭當作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

（謂暴字）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輴（如淳曰輴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輴車而餉音而隴反○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牕字）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令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卧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典屬

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

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宋祁曰徐鍇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

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之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非為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令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劉德曰嗕音辱羌别種也彀者謂能張弩者也彀音工豆反絫音力追反嗕音乃穀反○劉奉世曰呼速絫則呼遬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也嗕者匈奴傳所謂西嗕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

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絶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

名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甍千秋嗣後○宋祁曰後疑作侯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絶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

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駁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

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罔難謂除罔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也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

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逡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髙入為左馮翊嵗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師古曰都祋祤人而為掾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髙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

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

賜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

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

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弃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

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内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絶

逡字子産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禄勲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畧在溝洫志○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天子聞之徙立為

太原太守吏歷五郡師古曰吏音工行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黄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

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

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

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

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産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

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賛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者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

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

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雉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詩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臼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前漢書卷七十九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馮奉世傳至伊修城注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云云

○臣召南按伊修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悞後來刊本譌循作修耳顏注亦然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臣召南按昭帝應是宣帝之譌昭帝時奉世名尚未

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宜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文義似衍人字

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道隴西郡治也

馮奉世子野王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即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馮奉世子參參擢為上河農都尉注師古曰上河在西

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顔注叙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治渾懷都尉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明文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一至八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謄錄監生臣宋鏡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八十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

衛倢伃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

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倢伃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删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元成陽狂讓侯兄○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元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

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令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

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〇宋祁曰陽字疑作陵字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字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

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説灾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無詐字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頼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

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曰始爲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憯音才感反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字當刪〕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毁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師古曰諂古諂字○宋祁曰周當作禹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宋祁曰

注丈申字下當有論字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于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通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開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

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文辭也茅者絜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恭於神慎之至也　○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　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　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過惡暴列　師古曰暴謂章顯也　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　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邉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孟康曰縯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絶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

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斯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勵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言褒

賞有德以明其善行 令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蹦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行○宋祁曰陸一本作陵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簒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也）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任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其身○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所添也而社稷可保今閒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憯痛也音才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少年血氣盛○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繦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驁忽臣下師古曰驁

讀與放同不自宅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宅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宅人○宋祁曰注文親字上疑有自字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内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亦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

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師古曰貫猶緩○宋祁曰注本當有也字）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懇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勑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

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冀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溝反又音奴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

斥朐臑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閑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灾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謂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脇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

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宋祁曰作山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黄倍草也音步賄反○劉攽曰立石屬上句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

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宋祁曰江南本邸字上有邸字浙本無

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　立為濟陽王六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巳為後故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劉敞曰王為信都王上王字當作立字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

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衎也今此傳云子衎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

而世絶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目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前漢書卷八十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楚孝王囂傳子懷王文○按文表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注師古曰蟜字或作僑○臣召南按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作僑則僑字是也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今詩作聿修即漢書他傳亦作聿修惟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息夫躬傳作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

贊詩云貪人敗類注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顧炎武曰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蕩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